



# 毛線襪

著 方 欽 許



## 毛線襪

章先生醒轉來的時候章師母已經洗好了臉，梳好了頭。

「啊唷，吃力，吃力！」章先生在被窩裏伸着懶腰這樣喊了一聲。這喊聲和一般苦工所發的有點不同，他雖也感到疲倦，但是覺着甜蜜的餘味。他於昨天晚上才回到家裏，已經一學期不見面了，就是常相反目的夫婦也會好像重行新婚地親蜜起來，渠們結婚得不過一年，這樣的闊別還是第一遭呢。

章師母聽了她丈夫底喊聲連忙走到他底身邊，在床沿上坐下，說，「醒了？還可躺一下，多躺一息罷！」

「什麼時候了？」

「還早呢，家裏了，遲點起來不妨了，等到蓮子熟了再預備起來罷！」

章先生伸出一手掀起帳門來望，果然窗前桌子上的神仙罐裏正在升騰着熱氣。

他把望神仙罐的視線移在他夫人底身上，知道她也睜大着黑油油的眼珠正在注視他。於是相互笑了一笑。

他用掀了帳門的手在她底小手臂上捏了一把，那被寒氣刺激得微現着紫色的肉團團的東西上就現出幾個青白的斑點。

章師母用手在她丈夫底額上按了按，隨即把手向他底頭頂移去，那剪着平頂的頭髮接連地在她底手掌下滑過，好像她是在想看看她丈夫底青光光的頭皮，也像是在神速地數他底頭髮。在這時候章先生看到一段嫩藕般的東西，原來章師母底袖子也像一般小姐們，太太們底

的大而且是倒大的。他就捏着那上手臂用力一拉，似乎想把她拖進被窩去。

不知道怎麼一來，章師母底手臂已橫在章先生底項頸下了，但她自己並沒有臥倒，因為她底頭髮已經梳理好了。

「怎麼這樣快，」章先生把眼珠輪向着上看着他底夫人問，「你蓮子什麼時候弄好的？」

「昨天下午剝好的，今天早晨才去心，本來早可以弄好了，因為你說今天晚上才可以到家，你來信不是這樣說麼？」

「是的，我特地說遲一天的，一則怕在路上意外地耽擱，二則說遲一點早一天到可以覺得格外有趣點；」章先生說着笑起來了，「你在家裏不覺得寂寞麼，亞青？」

「寂寞？」

「是的，你孤零零地在家裏是不是常感到寂寞的？」  
「倒也並不十分覺得寂寞，雖然孤零零，却常覺得有人在我底身邊的。」

「這人是誰呢？」章先生趕緊問。

「當然就是你呀！」

「我怎麼會常在你底身邊呢？」

「因為常在想着你！」

「真的麼？」

「自然是真的。」

「怎樣想呢？現在可以和我談談罷。」

「現在却覺得無從說起了。」

章先生仰起頭來在章師母底右顧旁親了一下。

「你呢？」章師母回問她底丈夫。

「我是不會寂寞的。」

章師母聽了這話微微地吃了一驚，章先生覺着了，連忙補上說

明：

「因為我是很忙的，日間要上課，晚上還得改作文。」

章師母回復了原狀，她又問他，「那里學生底成績怎樣？」

「成績還好。」

「學生都是女的罷？」

「女學校裏自然只有女學生，現在只有男學校兼收女生的，女學校是不收男生的，除非國民小學校。」

「你覺得她們是可愛的罷？」

「是的，我覺得她們非常可愛，唔唔，這是當然的，教員總愛學

生，男子總愛女子，她們都是少女，而我是她們底教員。」

「你個個都很愛的麼？」

「自然有幾個不大愛。」

「那是臉貌不漂亮的罷？」

「這倒也不一定，完美的女子自然臉貌一定也漂亮，不過臉貌漂亮的也不一定可愛，還須看她底姿態和性情。有幾個臉孔是麻的，但也覺得還可愛，有幾個臉貌並不壞，卻是不大可愛，因為她們底身子長得又大又胖，腳卻很小，像是纏小了以後放大的，走起路來總是擺擺，擺擺……」

「擺擺，擺擺，哈哈！」

「哈……」

「除了那幾個你都覺得可愛了麼？」

「是的，就是那幾個也還覺得可愛，不過稍微差點罷了，她們雖是擺擺，擺擺，有時擺得也很有趣呢！」

「你最愛的是那一個呢，總有一個最愛的罷？」

「最愛的？惠玉最先使我覺得她是格外可愛，可是梅珍底學問實在比她底好，杏芬最聰明，我所講的她句句能够領會，她所說的也句句動聽，現在卻覺得素雲最可愛！」

「她是怎樣的呢，素什麼？」

「素雲？」

「素雲是怎樣的呢？」

「她很像小琴，長短，臉貌和姿態都是好像很像的。」

小琴是章師母底妹子，她們姊妹很相像。

「你爲什麼偏最愛她呢？」章師母再問她底丈夫。

「我爲什麼偏最愛素雲？哦，這是因爲她很有點像你呀！」  
章先生笑了，章師母也笑了。

窗前忽然發出撲撲的聲音，接着嗤嗤地響。章師母聽了連忙把手臂從她丈夫底項頸下抽將出來，趕到窗前的桌子邊去看那神仙罐裏的東西。她用調羹在那罐裏擾了一下，旋轉臉來和章先生說，「蓮子已經熟了，紅棗也好了，就起來罷，大林！」

章師母再在她丈夫底身邊坐下的時候，章先生已穿上了毛線衫，這是由章師母親手用紫紅色的原料結成的，他已穿了兩年了。她給他結的時候渠們還沒有訂婚，收到這禮物以後他遂決意向她去求婚。

章先生穿好了一隻昨天晚上脫下的襪子的時候看見那另一隻已被他夫人底手捏着，像是預備遞給他可以使他省力一點似的。

「給我罷，我這一隻已經穿好了。」

但是章師母並不把那襪子交給他，也不作聲。

「膚皮很多罷？路上已經三天不脫襪子了。」章先生以爲他底夫人正在看那襪內底東西，所以這樣說。

可是章師母仍然不把襪子交去，而且神氣已經變爲沈靜的了。她捏着那隻襪子問她底丈夫：「這毛線襪是從哪里來的？」

「當然是用錢買來的？」

「什麼？這種襪子有現成可買的？」

「哦，這一雙是人送給我的。」

「是那一個送你的呢？」

「這倒已經忘記了。」

「什麼？」章師母加重聲音說，「這會忘記的？騙誰呢，一定就是那個小婆娘，叫做素什麼的罷！」

「她爲什麼要送我這種東西呢？」章先生辯護地說，「哦哦，她是我底學生，我是她底先生，就是送了也有什麼要緊呢？」

「哼，哼！」

章師母努着嘴這樣說了，就擲掉襪子，離開她底丈夫，獨自到窗前桌子旁的椅子上去坐了。

章先生看着這種情形覺得剛才的話說錯了，渠們沒有訂婚的時候章師母原也是章先生底學生，於是他又多方辯護，說是別人送他的東西，有的是因爲在星期日教了同事底妹子書而送的，有的是因爲給校長底女兒改了作文，有的是代同事底妻做了已有曲子的歌詞，說的時候還時時叫着「亞青」呢，但是章師母似乎都沒有聽到，仍然俯着頭地獨自坐在那里。

「哼……哼！」

章先生穿好了衣服走到他夫人底面前的時候，亮晶晶的淚珠已從章師母底眼眶成串地滾下來了。



## 于卓的日記

▲九月一日

今天娥娥真的丟了我願自進學校去了。她雖然極力的主張要去，以爲總須讀個畢業，看她分別時的神氣，似乎也很難過，有點後悔了。

火車放過汽笛，開始移動的時候，她在車箱內好像是個着了忙的老鼠，亂撞的伸頭到別人坐着的窗洞來望我。她竟想不到自己坐着的玻璃窗也可把牠打開，我也不知道提破她。

火車的末一輛脫離月台以後，她的臉孔很快的一點一點的縮小，漸漸的模糊起來了。到了從那煙囪衝出的煙霧完全隱沒，我就感到孤

瘋。

平時她說要去，我總覺得無非是說說的。今天她須早點起來，但我愈覺捨不得她，她也連次坐起，重行躺下，不忍遽行離開眠床。因為我已答應了她，她已下了決心，她終於被我親自送走了。分別以後要有這樣的難過，我到了今天才知道。從她分別時的情形看來，她不會比我覺着好過些。我很後悔，我不應該答應她去。在早上我還可以勸她不去，那時她必會聽我的話。丟開自己，專為她設想，我也該勸她中止。到了車上，也還可以叫她回來；丟棄一張車票算得什麼。可是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我從車站怎樣的到了辦公處，後來怎樣的回到寓所，坐什麼車，付多少錢，此刻我都記不起來了。

如果她到了車上重行回轉來，我們必比往常更親熱，不知道這時

可有怎樣的甜蜜。

煤油燈照常的發光，時鐘照常的擺動——

現在我只好希望她在路上平安，早點接到她報告我到了那裏的信。

### ▲九月二日

昨晚我躺在床上，老是覺着似乎還有什麼事情未曾做了。時鐘打過二下，我還是醒着的躺着。

早晨我在漱口的时候就感到異樣，牙刷在漱口杯內攪水的聲音響的可怕，行走步步有聲。

茶几上的菊花在前天還是很美觀，鮮麗而有可愛的生態。現在變成了幾支枯竿繫着幾個灰色的圓餅的東西了。

走出辦公處我就到河濱去散步。吹來的風陣陣的使我發冷。樹枝發出呼呼的聲音，好像有人在那裏哀哭。太陽的餘光照着波紋，彷彿是許多隻的眼睛在那裏不絕的向我瞬動。我漸漸的覺得可怕起來，我就離開那裏。

開進房門，我聞到娥娥的氣味，我叫了聲「娥娥！」但是聽不到回音，也看不見她的人。我感到一陣寒冷。我覺着悲哀。

這時她總已到了校裏了。她會見了同學們，她們必定很喜歡。她也必在那裏想到我，或者正在那裏寫給我的信。

#### ▲九月四日

等了一天，仍然接不到娥娥的信。人行八九個鐘頭可到，信雖慢些，兩天的工夫總够了，怎麼到了這時還是見不到她的信。她不是當